

汉英成语比较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范九生*

摘要：汉语与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汉英两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大异其道，但两种语言都拥有丰富的成语资源。通过对汉英成语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汉语成语的“四字格”形式之外，意义的整体性、形式的凝固性和类型的多样性则是汉英成语共同的标志性特征。

关键词：成语 四字格 idiom 整体性 凝固性 多样性

严格地讲，英语的“idiom”并不是汉语中“成语”的对等词，因为通常我们对“成语”的界定有这么一条标志性的特征：其基本格式为“四字格”。数量繁多的“四字格”成语，确实是汉语词汇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仅从西晋时期的陈寿（233—297）所撰的《三国志》一部书之中，后人就得到了近千条成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汉语成语不仅形式工整、言简意赅，而且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的极为凝练的载体。

这种“四字格”固定词组的形成始于久远的先秦时代，当时包括《诗经》、《尚书》、《周易》、《论语》、《孟子》等在内的文献典籍，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沿用至今的成语。其中，《诗经》是一个值得特别一提的重要源头，像我们所熟悉的“兢兢业业”、“未雨绸缪”、“耳提面命”、“邂逅相遇”等皆出于此。众所周知，《诗经》是产生于先秦时期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影响贯串古今。《诗经》中的三百余首作品，绝大多数含有深受人们喜爱的“四字格”诗句。这种凝练而典雅的表达方式，对于我们整个民族重偶轻奇的语言审美心理的形成不无影响。正因如此，由先秦时期其他经书中的语句形成的成语，也多以“四字格”为其范式。除了“四字格”成语形成的历史渊源外，我们还可以从汉字性质的角度对此加以探讨。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是语言的代码，因此要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必须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入手。为此，首先要确定文字的基本单位，即与一定语言层级单位相关联的固定、统一和完整的单位。文字体系不同，基本单位也就不同。拼音文字一般是字母，而汉语则是“字”，因此只有“字”作为一个整体才是汉语的基本单位。从语音方面看，汉字是音节的代码，拼音文字的字母则通常是音素的代码。汉语的音节是表示语义的基本单位，因为汉语的语素基本上是单音节的，一个音节表示一个独立的词汇或语法的意义单位。顾名思义，“四字格”成语是汉语特定的代码“字”的组合，不可能存在于任何拼音文字之中，只能是汉语独占的专利。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英语中所大量存在的“idiom”确实具有汉语成语其他的一些标志性特征，诸如意义的整体性与形式的凝固性等。在汉语中，“idiom”的译法不尽相同，有人称之为“成语”，有人称之为“习语”，而“惯用语”之称也时有所见。称谓虽异，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笔者拟在本文中将“idiom”称作“英语成语”（客观地讲，“idiom”所涉范围要比汉语的“成语”更为宽泛），只是为了在与汉语成语做比较时摆脱术语的纠缠，叙述上更为方便，并无对此等称谓进行条分缕析之意。

汉英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两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大异其道，但两种语言都各自拥有丰富的成语资源，这就为我们对汉英成语的异同做比较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素材。本文分为四个部分：“idiom”的两个不同的内涵；成语意义的整体性；成语形式的凝固性；成语类型的多样性。下面将按顺序加以论述。

* 范九生（1949- ），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翻译；研究方向：文化比较，翻译理论与实践；通讯地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邮编：100872。

1. “idiom”的两个不同内涵

在对汉英成语做比较分析之前,简要地辨析一下“idiom”的两个不同的内涵还是有必要的。“idiom”用作可数名词时,就是下文另有专论的“英语成语”。当用作不可数名词时,“idiom”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在长期的运用过程中,在句法、词汇和语义方面所形成的特点,或称“语言习惯”。

下面具体地谈一谈,何谓“语言习惯”。语言中的“习惯”,是在语言经年累月的运用过程中形成的,无理据可言。这种“习惯”不但因语言不同而相异,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习惯”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以下皆以英语为例。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可以构造这样的疑问句:“Like you this?”和这样的否定句:“I like it not.”这类缺少并无实义的助动词“do”的结构,尽算在当前还不至于令人不知所云,但无疑有悖于日常“习惯”,然而谁又能否定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不是一种“习惯”呢?其实,“习惯”无所谓孰是孰非,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罢了。

除了句子之外,单词、短语以及修辞手法也都是能体现“习惯”的语言单位。例如,人们通常说“The nurse cares for *sick* children”,而不说“The nurse cares for *ill* children”。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sick*”和“*ill*”这两个词的基本意义(亦为上述两句所取之义)都是指“健康不佳”(bad health),因而在该义项上此二词似无不同。但在上述例句中,却不可因此而用“*ill*”替代“*sick*”,原因很简单,“习惯”所使然:“*sick*”一般用作定语(She's a *sick* child),而“*ill*”则通常用作表语(She's very *ill* indeed)。当然,这一“习惯”也并非使人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戒律,用作表语的“*sick*”(bad health),在英语中也确有其例。短语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习惯”说“I *bumped into* my friends in town”,其中的“*bumped into*”,显然不能被“*bumped into*”或“*bumped over*”所置换,否则意义就会改变。

在修辞方面,英语也有难以说清的“习惯”,即使是同类词的更换也并非随心所欲。例如,我们可以用形容词“*sad*”(悲伤的)和“*ebullient*”(兴高采烈的)描述一个人的心情,但一旦与名词“*journey*”连用,只有“*It was a sad journey*”合乎“习惯”,而“*It was an ebullient journey*”则显得“反常”,尽管“*sad*”与“*ebullient*”在上述两句中都可暗指旅行者的感受。

由于无章可循,我们很难对这些惯用法举一反三,进行由此及彼的类推,因此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熟悉一种外语的“习惯”颇费时日。即使英语说得相当流利的人,也未必能意识到“*There's no question of your finishing the work*”与“*There's no doubt that you will finish the work*”意思截然相反。前者的意义是否定的:你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而后者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你一定会完成这项工作。但在现实中,英语学习者常把第一句话也理解为肯定的,并以此来表达第二句话的意思。

综上所述,当“idiom”用作不可数名词时,所指的就是一个民族表达喜怒哀乐时所运用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语言常规(conventions)、习惯(habits)和特殊方式(idiosyncrasies),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成语产生的一种机制。

2. 成语意义的整体性

成语是在漫长的语言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俗成并沿用已久的特殊的固定词组,从内容上看其意义具有不可分解的整体性,而且汉语成语的各种标志性特征通常以此为首。一般的固定词组只有字面意义,即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如“多快好省”、“破除迷信”、“敢作敢为”等。成语则不同,其中大多数的意义具有双层性:表层的字面意义和内层的真实意义。换言之,成语的意义往往是言在此而义在彼,我们切不可做望文生义的逐字理解。例如,“螳臂挡车”从字面上看是“螳螂举起前腿抵挡车子”的意思,但实际上是比喻“不自量力”。同样,“破釜沉舟”的表面意义是“砸破铁锅沉下船”,而实际含义则是“下

决心一干到底”。另外，我们常用“杞人忧天”来比喻不必要的或没有根据的忧虑，这无疑也是该成语的真实意义。可见，汉语成语的实际意义隐含于字面意义中，具有明显的意义整体性。对此我们必须透过做为体现实际意义手段的字面意义，去进一步深入理解。

英语成语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研究表明，只要是“成语”，其意义就必备整体性，汉英两语，概莫能外。笔者对几种不同的原文工具书所提供的“idiom”的定义做了一个概括：Idioms can be defined as phrases whose meanings cannot be deduced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in the phrase. 其中所谓的“whose meanings cannot be deduced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in the phrase”说的正是意义的整体性。例如，英语中“bite the dust”和“go to the happy hunting ground”都是“死”(die)的意思，然而，即使一个人已经掌握了“bite”、“dust”、“go”、“happy”、“hunting”、“ground”各词的意义，仍无法通过字面了解到这两个成语的真实含义。再有，“a hat trick”根据字面可译作“帽子戏法”，但实际上是指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一个球员连得三分；而“kiss the ground”所表示的“屈从、被杀”的意思也无法从其构成成分的个别意义推断而得。这种“词不达义”的现象，正充分体现了英语成语意义整体性的特征。

上述字面意义与真实意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成语，在英文中被称作“totally opaque”类，即完全“词不达义”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被称为“semi-opaque”的成语，即半“词不达义”的，其中部分构成成分取的是其字面意义。“eat humble pie”(忍辱含垢)和“eat one's words”(收回前言)就属此类。“humble”和“words”的字面意义，并未在上述两个成语中被整合掉。实际上，汉语也有一些“词可达义”的成语，其直白的字面意义比英语“semi-opaque”类成语更易理解，例如，“心直口快”、“有始有终”、“啼笑皆非”等。尽管如此，就大多数成语而言，无论是汉语成语还是英语成语，其意义都无法从其构成成分分而知之。正是这种整体的“言外之意”，使得成语具有较强修辞效果。

3. 成语形式的凝固性

成语是汉语中一种定型的凝固结构，其语用规范是十分严格的。具体地说，成语在成分构成、音节结构、组织关系等方面都是高度定型化的，绝不可任意改换或增减成分，变动语序或更改语法关系。例如，“万紫千红”不能更改为“万粉千红”、“万紫加千红”或“千红万紫”；“老骥伏枥”也不能改成“老马伏枥”、“老骥伏槽”或“伏枥老骥”。与成语相比，熟语范畴中的其他类别（如惯用语、谚语等），在结构上就显得松散，字数也似有增减的余地。

这种形式上的凝固性，同样体现在英语成语之中。我们知道，成语“kick the bucket”的字面意义是（用脚）“踢桶”，而真正的含义是“死掉”。虽然字数不多，但其形式的凝固性是不可动摇的。尽管我们还可以用“kick the pail”、“kick a pail”或“hit the bucket with the foot”来分别表达“踢桶”这个意思，但这其中无一具有“kick the bucket”的整体意义。正是这种鲜明的形式的凝固性，确立了前者的成语地位，而后三者则只是临时自由组合而成的短语。不但英语成语的构成成分不可任意改动，就是其中的词类、形容词等级和词语的单复数，也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例如，在上文所引的“bite the dust”中，动词“bite”不可改为动名词“biting”，进而用“the biting of the dust”来代替“bite the dust”。再有，“once in a blue moon”的意思是“极为罕见”(very rarely)，但英语中绝无“once in a bluer moon”的说法。另外，英语用“raining cats and dogs”来形容雨下得大，其中的“cats”和“dogs”都是复数形式，一旦改为“raining a cat and a dog”就会使人觉得不伦不类，古怪费解。成语的固定结构，是在长期的语用实践中形成的，人们必须沿用原型，不得轻易改动。一旦形式的凝固性受损，成语也就随之失去了自身的地位。

当然，在强调成语形式的凝固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成语具有一定的动态应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于修辞的目的，成语还是可以适当地灵活运用，如“激流勇退”现常被活用为“激流勇进”，这是改换词语的反义仿造。成语活用的情况，在英语中也同样存在。根据不同的语境，在

表示“气度不凡，仪表堂堂”时，英语可以说“cut a handsome/fine/good/bold figure”，其中可供选用的四个不同的形容词，是英语成语活用的具体体现，而“cut a sorry /poor figure”（丢人现眼）也类似反义仿造。灵活性是成语动态应用的需要，但这种灵活性是有限的，并不会从整体上动摇成语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形式的凝固性。

4. 成语类型的多样性

我们说成语是汉语词汇体系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外部语用功能和内部结构关系。就其外部语用功能而言，成语与语法意义上的词相同，有的是形容性的，如“异想天开”形容想法非常奇怪；“人山人海”形容聚集的人极多。有的是比喻性的，如“开源节流”比喻增加收入的来源并节约支出；“惊涛骇浪”比喻险恶的环境或遭遇。就其内部结构关系而言，成语几乎涵盖了汉语合成词中复合式词的全部类型，最基本的包括：前后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并列关系的联合式（提纲挈领、风餐露宿，龙飞凤舞）；前一部分（偏）限制或修饰后一部分（正）的偏正式（后起之秀，中流砥柱，世外桃源）；前一部分是动作或行为，后一部分是动作、行为所支配、关涉的对象的述宾式（包罗万象、奉为圭臬、无所事事）；前一部分表示动作或性状，后一部分补充说明前一部分的补充式（重于泰山、逍遥法外、囿于成见）；前面是被陈述的部分，后面是陈述部分，两部分之间有被陈述与陈述关系的主谓式（夸父追日、黔驴技穷、叶公好龙）。由此可见，汉语成语的类型是按照其内部的语法关系划分的。

英语成语的类型也多种多样，但与汉语不同，分类的依据是结构特征，最常见的有：名词性结构（a wild goose chase：徒劳之举，徒劳的追寻；rat race：激烈无情的竞争）；介词性结构（by the skin of one's teeth：刚好，勉强；at stake：存亡攸关，处于紧急、危险的状态）；押尾韵或押头韵结构（odds and sods：零七八碎；hale and hearty：身体健壮，精神矍铄）；明喻结构（as fit as a fiddle：身体健康；as cool as a cucumber：镇定自若）；动词加介词结构（be in the black/pink/red：有盈余；红润健康；亏空）。另外，英语中某些含有表示颜色的形容词的短语也具有准成语（quasi-idiomatic）的性质。例如，“red tape”中的“red”并不是“红色的”，而“tape”在这里也不是“带子”，整个词组的意思是“烦琐拖沓的办事程序”。类似的还有“white lie”，此处“white”显然也不是“白色的”，该词组是指“出于礼貌而并非蓄意欺骗的假话”。渗透着本民族浓厚的文化气息的英语成语，按其分类，可以在句子中充当各种不同的成分，这不但能丰富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也可获取形象生动的语用效果。

5. 結語

汉英成语所具有的结构形式的凝固性和意义内容的整体性等特点，都是在长期的语言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这就决定了成语应用的规范：应以其固有的定型形式和整体意义进入动态的言语交际之中。成语是一个民族的语汇珍品，其妙之处在于“成”字。如果使用者为已所需，任意改动，就会割断成语的历史脉络，违背民族的认知模式，最终使多少年来人们相沿习用的成语失去自身的民族性和文化性。这样，成语的本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参考文献：

1. David, Crystal. *Cambridge Language Encyclope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类）.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3. 王 涛等. 中国成语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4. 史 式. 汉语成语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7.

（责任编辑：甘艳芬、范 群、李芳芳）